

难忘老树情

黄学隆

前几年爷爷还在世，我回老家时，爷爷总会抽空带我东转转西转转。其间，总会带我看看家里山上那几根枯得不能再枯的木头桩子，附着着嘴巴里总念叨的那句古语：“落其实者思其树，饮其流者怀其源。”叫我不忘本，不忘根。

几根木头桩子中有一根是大松树木头桩子。我还小时，曾与我哥淘气地合抱这棵树，两人合抱都抱不过来。前些年木桩还好些时，我曾用卷尺量过，直径足有一米二。记得小时候跟奶奶上山时，奶奶总要对老松树拜上几拜，嘴里嚷嚷道：“松树伯伯，松树伯伯，我每次来了都拜拜您，祈求您保佑我全家老小安康；祈求您多产产水，以滋润我漫山竹林，使我来年有好收成。”我很好奇，问奶奶为何要这样？奶奶回应我：“这棵松树是你太祖父那时就有的树，树龄比你太祖父还长，不是树神会是什么？”“我们家山林长年累月有那么多水，定是这树神保佑。”“有了水，你看我们家的竹林、柿树长得总是那么漂亮，每年都有吃不完的笋和柿子，得多感谢这树神。”有了奶奶这一说法，我每次到山上总要看它，而且是仰起头来端望，总觉得它是那么高，那么大。

读初中后，到山上的时间明显少了，也不知什么时候，什么原因老松树没有了，只留下了现在的这根树桩。说也奇怪，后来山上的水真就没了，到现在都还是没有。只记得没有后的一段时间，爷爷奶奶和爸妈闹过好长一段时间矛盾，爷爷总念叨着：“做人不能忘本啊！”

除了那一根老松树木头桩子外，其他都是渍水柿树木头桩子，足有六根。这些木头桩子直径都长几十厘米，据爷爷说，都是太公手上流传下来的。我也不懂是不是，但我还清楚记得，这些柿树陪伴了我好几年的小学、初中生活。那时的它们枝叶茂盛，每年农历五六月份是开花结蕾期，九十月份果子就会成熟。秋天一到，树叶就满地掉，春天一到，又会重抽嫩芽。我最喜欢春天雨后，趴在柿树下看着，总不想走。再有就是夏季攀上树丫子上躺着，享受那一份难得的清凉。当然，最开心的还属十月份果熟的时候，那掉得满地熟透的果子，掰开就能吃，甜甜蜜蜜的。

后来，听妈妈说，那些树上掉下来的柿子都是有虫害的或者是小鸟吃过的，吃了怕会坏了肚子。自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放肆吃了，但还是控制不住吃的想法。那柿树是渍水柿树，要略微成熟就摘下来泡盐水，泡熟了再吃。所以，每年到了应季，我都会帮着妈妈来采果子，再把果子挑回家。挑回家后，妈妈就会用补衣的针逐个扎个遍，再把它们放入预先熬制好的盐水里泡。约莫一周的时间，果子就能熟。这一周的时间最难过，看着那一缸泡着的柿子就想吃上一口。还没到时间，偶有偷着削一两个，果肉表面滑溜溜的，吃起来青涩得很，舌头变得厚厚的，忒难受，明知会这样，但不试下又不甘心。

熬制的水没问题，一周后果子总能熟，这时削皮时，果肉没了滑溜感，吃起来清脆甜爽得很。那时一天吃五个以上不在话下，但也不敢多吃，爸妈总会说：“渍水柿不敢多吃，吃多了怕会患结石。”那段时间又多是周围各村一年一度做大福的日子，父母总是走村串户去兜售。那时，天真的我总怀疑爸妈是不是想多卖点柿子换钱，才骗我们不敢多吃，所以我背地里还会偷着吃，幸亏也没患上结石。

儿时的那几年，柿子成了我最好的零食，甚至成了我与同学们拉关系的“糖衣炮弹”，成了我与同学吹牛的本钱。可不是，同学能吃上我家的柿子也特开心。只可惜与老松树一样，父亲在当年红柿好卖的年月里，竟没认真想，把老柿树砍了想着嫁接成红柿。老柿树不砍还好，砍了后活活几年，也就成了桩。全家人都为此惋惜，爷爷更是心痛，又念叨着：“做人不能忘本啊！”

爷爷舍我而去已七载有余，但其教导我的话，言犹在耳。每每想起这几根木头桩子，我就会想起爷爷不忘本的念叨。

踏秋寻金

李大春

当第一缕秋风掠过脸庞，当第一片金色的秋叶悄然飘落，金秋的色彩与旋律，宛如优雅的使者，悄悄地降临人间。

想起从前小学课文《秋天来了》：红红的太阳蓝蓝的天，金黄的稻子望不到边……我便乘着这凉爽的秋风去远足，骑上这洁白的云朵去秋游，踏着落叶唱着秋歌去研学……

我迎合“研学”这词的时髦，来到田间，走向旷野，爬上山峦，追逐金秋……

广袤的田野披上了一层耀眼的金辉，稻田里黄澄澄一片，稻梗艰难地支撑着金灿灿的稻穗，在秋风中摇曳着谦卑的身躯弯腰致敬。下到地头，抚摸沉甸甸的稻穗，闻着浓郁香甜的稻香，感受阳光的温暖，体验雨露的滋润，领略大地的深情，我情不自禁地捧起稻穗，悦目娱心地分享成熟的喜悦。忽听，有人在引吭高歌：“稻浪滚滚金光闪，梯田一片白茫茫，丰收的喜悦到处唱，农民心里乐呵呵……”

一片灿烂金黄的向日葵，排列整齐，笔直挺立，像守卫阵地的士兵立在田头。而那硕大而明艳的花盘，有的昂起头颅，有的微微俯首，向阳而生，迎风而行，似在向人展示自己的信念、光辉、骄傲和忠诚，又像在追逐着那遥不可及的梦想。初秋的阳光洒落在这片土地上，将向日葵的轮廓勾勒得更加清晰，金黄的色彩更加浓郁和耀眼。成群结队的蜜蜂在金色的花海中忙碌穿梭，将花粉沾满全身，带着甜蜜的嗡嗡声演奏起勤劳的乐章。纷至沓来的蝴蝶宛如灵动的仙子，翩翩起舞，轻盈的翅膀在阳光下闪烁着金色的光芒，舞动起秋天的美好和诗意。也许，金秋美景就涵盖了尼采的那句哲语：“每一个不曾起

舞的日子，都是对生命的辜负。”

初秋的山坡，就像一幅精心绘制的油画，色彩与质感在这里交融，一笔一画，都梦幻般地呈现出成熟和甜蜜的气息。一个个宛如金色小灯笼的梨子挂满枝头，在阳光的轻抚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金黄的色彩，诱人的光泽，色调由浅至深，由淡黄至金黄，层次分明，光滑细腻，如同黄金打造的艺术品，犹似太阳的光辉在此凝结。露水挂在梨子上的宝石，璀璨夺目。在秋意浓浓的舞台上，金色的梨子是最耀眼的主角，穿着金灿灿的盛装，舞动秋风。

爬上山坡，邂逅了一座被山菊花装点了的山峦。放眼望去，满山尽是“黄金甲”，如繁星点点和千万颗珍珠缀在山间，闪烁着迷人的光芒。山坡上的花儿，有的深如赤金，有的浅若黄

玉，交相辉映，娇艳多姿，一朵朵绽放出生命的绚烂。极目仰望，山菊花又如汹涌的金色浪潮，席卷着整个山峦，它们相互簇拥，摇曳生姿，肆意绽放。山菊花虽小，却有着一与生俱来的纯真和淡雅，不畏土地的贫瘠而顽强生长，不与百花斗艳而朴实无华，守护着自己的本性和美丽。夕阳西下，山菊花又如金色的晚霞飘落山间，犹如被阳光亲吻过的绸缎，发出迷人的光晕，给山峦披上了一层华丽。此时，我突然想起一首赞美山菊花的词句：“黄蕊露中称著，霜里硬将香吐，傲秋何惧风和雨，瘦影让人嫉妒。”

与金秋的目光相遇，总见那秋日如水般的眼眸中泛起涟漪，我想用唐代诗人王绩的《野望》送上秋波：“东皋薄暮望，徙倚欲何依。树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。”

商洛山

(总第2648期)  
刊头摄影 郭立新



归巢

汪树铭

腊月廿八这天，弟从武夷山的南面拖家带口赶了回来，到家时已近上灯时分。年过九旬的母亲，下午一直守在竹林南面围墙边的炉子旁烧开水，说是孙子柎隔江渡水走了这么远的路回家过年，不能受凉了，得烫烫脚。院子的大门在竹林的北面，母亲边烧火正好边瞄着他们回家的路。所以第一家回来时，母亲已老早绕进竹林来迎接了。柎每次回来时都喜欢玩这片竹林，于是，母亲便早早拉住孙子的手，让他别进竹林，也别大声说话，先拎包回家再慢慢说。因为，每天黄昏的这个时候，竹林上方成群结队的鸟儿，都歇脚在屋顶上空的电线上，等着回竹林归巢呢。母亲唯恐柎一闹腾，惊了鸟儿，让它们回不了家。

柎不解：“奶奶，竹林里一个窝都没有，鸟住哪？”母亲说：“要啥窝呀？竹林在哪，它们的家就在哪！”柎听完奶奶的话，有些似信非信，便举头望屋顶，只见黑压压一片的鸟儿正叽叽喳喳，争先恐后地飞入竹林，依次一只只稳稳地匍匐在高高的竹丫上，渐渐地便悄无声息了。柎信了，只是看着林子里满地的鸟粪，柎又有些担忧：“这些鸟病了？怎么拉的屎都是绿色的呀？”母亲笑着回答：“这是它们和奶奶抢食吃啊！鸟儿是直肠子，吃啥拉啥！夏天院子里满树的李子，它们拉的全是红的；秋天里柿子熟了，还没等我摘下呢，都给它们吃得差不多了，拉的全是黄色的；冬天没果子吃了，它不就得吃青菜？这些鸟命好，有我守着这片园子，它们就不愁吃喝！有了这林子，它们就有了自己遮风挡雨的家！”

母亲与竹林，有着深深长长的情结！小时候，记得奶奶的屋后有一片茂密

的竹园。竹林里的笋子每年有七成都食用了，只有三成才能长成竹子。因为香甜的竹笋太馋人了，所以每到春季发笋季节，母亲总是叮嘱我们不仅自己不能随意进竹林乱跑，还要用心看护好。奶奶也经常告诫我们，这片竹林就是我们家的希望，要格外珍惜。每年新竹长成后，笋衣可以扎成篮子、簸箕、凉席、锄把等，甚至架篱笆、搭建猪舍鸡棚等，也都依赖这片竹林。那些年，无论春夏秋冬，每当鸟儿飞回竹林歇息时，母亲便开始生火做饭，因为这个时候父亲已走在从大队部回家的路上，我们也该放学了。

弟出生后，我们搬到了另一个村子。虽说这个新家依然是秀水环绕，绿树成荫，但没有了竹林，父母心里似乎总是空着，于是便在屋子的西侧一年年地开始种植一丛丛新竹和水竹。渐渐地，这些竹子连成了片，十几年下来，许多鸟儿来安家了。

又过了二十几年，母亲随我们一起搬到了长江下游的一个江岛上居住。虽然这个时候我们兄妹多已天各一方，但母亲在这儿，这里便是我们共同的家！母亲习惯了每天看鸟儿归巢，喜欢看每年春天里新笋冒芽，期待看每年的腊月里，静静地坐在竹林下迎接孩子们的归来！

为了母亲这份深深长长的情结，我们现在居住的这个院落里，便长出了这片繁茂的竹林！

有了这片竹林，鸟儿每天都可以安心归巢，而我们这些走得再远的游子，每年都会回到母亲身边！

梅雨轻吟

高铭

枇杷尚未落尽，枝头梅子已泛黄。毕业后，刚适应冀中平原气候的我回到江海交汇的家乡——南通，家乡的一切让我感到既新鲜又亲切。淅淅沥沥的雨水纷纷而至，铺满了身边每个角落，人和物被雨丝笼罩着，我们迎来梅雨季啦！

梅雨在儿时的记忆中。每当梅雨季来临，天空便笼罩在一片朦胧之中，细雨如丝，轻轻洒落。池边的植物比往常更为繁茂，倒映在水中，像染布那样把池水染得碧油油，充满静意。此时，池塘便成了我们儿时的乐园。细雨在那碧绿的荷叶上跳跃着，聚集成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雨滴，宛如珍珠般滚落到池中，激起层层涟漪。塘中的鱼儿也仿佛被这细雨所吸引，纷纷跃出水面，与雨滴共舞。我们赤着脚，在泥泞的岸边追逐嬉戏，溅起一片片水花。那欢声笑语，与雨声、蛙鸣交织在一起，交织出一首美妙的交响曲。

梅雨在文人墨客的笔下。贺铸的《青玉案》中，“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”，把遍地如烟似雾的芳草，满城飞舞的柳絮，以及那江南梅子黄熟时绵绵不断的迷蒙细雨描绘了出来，让人对那如梦如幻的意境心驰神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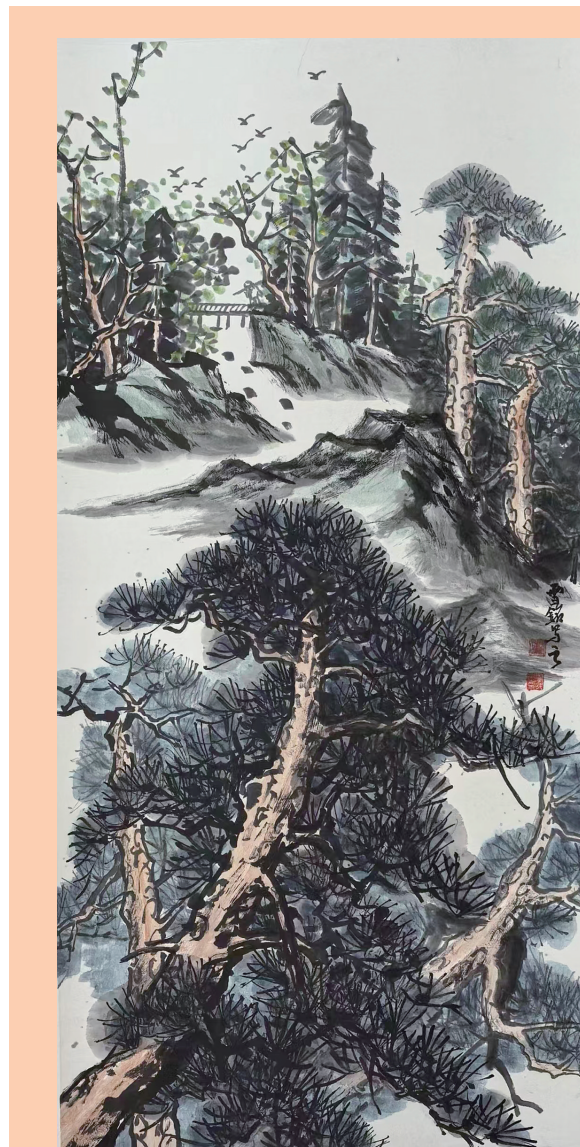
梅雨在我的思绪中。梅雨，宛如一位温婉的江南女子，轻轻盈盈地走来，带着丝丝凉意和淡

淡愁绪。她的裙摆拂过湖面，激起层层涟漪；她的发丝掠过树梢，留下片片绿叶。在这梅雨季节，一切都变得湿润而朦胧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笼罩在一种淡淡的忧伤之中。站在空地的中央，空气中氤氲着芳草与雨水交织的独特清香，雨声从四面八方袭来，捶打地面的水珠溅起涟漪，屋檐下滴落的水珠形成了一道道流动的小溪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也许南方人细腻、湿润、恬淡的性格也是自然的造化吧。

梅雨，是大自然独特而慷慨的馈赠，它滋润了万物，也洗涤了尘世的喧嚣，这种自然现象不仅仅是水循环的一部分，更是大自然对生命的一种呵护。在雨中漫步，人们能感受到自然界的脉动，仿佛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，达到了“天人合一”的至高境界，这种境界让人忘却尘世的烦恼，心灵得到净化，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与和谐。

梅雨虽充满了诗意，也给人带来了不少的烦恼。梅雨期间，淫雨霏霏，雨过方霁，继而又雨，绵绵不休，晾晒的衣物、厨房的糯米蔬菜，稍不注意，就受潮发霉了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万物皆有双面性吧。

既然躲不过，不如悠然而行，听听梅雨的轻吟吧。



国画 崔学民 作